

土家族传统美德研究

——基于土家族神话文本分析

易连云¹ 李芋均²

(1.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重庆 400715 2.川北医学院 南充 637007)

摘要: 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精神展示的窗口,也是一个民族的“伦理教材”。早期先民通过神话这一叙事,表达了他们对大写“自我”的认识,对此在的存在方式的一种建构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把握。本文将通过“天地公,天地母”这一神话文本的解读,揭示早期土家族先民对“崇善”、“尚孝”、“热爱劳动”等美德的诉求。

关键词: 土家族 神话 传统美德

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精神展示的窗口,也是一个民族传统美德呈现的载体。早期先民通过神话这一叙事,表达了他们对大写“自我”的认识,对此在的存在方式的一种建构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把握。本文以解释学、文本学、神话学、伦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视角,对土家族的“天地公,天地母”神话文本进行了分析。首先,通过对神话文本的历时性阅读,提出文本中的主要事件。然后,断裂原文本中事件的序列,重新界定文本新的边界,使神话文本中的事件呈现新的序列,使新文本具有伦理意义。最后,从新文本中阐释出土家族先民的美德。

在土家族地区流传着一个“天地公、天地母”神话。这是一个复合神话,由洪水神话、雷公报仇神话、选民神话、血亲婚配神话、人类再造神话、族源起源神话所构成。土家族人通过这则神话文本向我们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叙事学认为,人类的一切话语活动都是叙事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而不同的角度所展开的叙事,其所叙事的事件则以不同的面目向人们呈现。因而,我们的理解也就被引向不同的目的和方向。如果换一个角度和视点重新叙述,同样的事件将会以另种面貌发生与存在。由此,可以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是叙述的产物。基于这一理念,本文将从伦理学视角对这个神话文本进行重新叙事。

“天地公和天地母”神话文本是由下列事件组成的:事件1 母亲生病;事件2 五兄弟设计捉雷公;事件3 雷公下凡被捉;事件4 玉帝涨七天大水惩罚人间;事件5 雍妮和补所在洪水中被救;事件6 雍妮和补所成婚;事件7 世界上善良人类得到繁衍。

这则神话,我们可以按照历时性方法,即按照事件 1→2→3→4→5→6→7,也可以按照共时性阅读方法来阅读这七个事件。正如前文所表明,如果站在不同的视角或视点来解读这一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将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本文将不遵循历史性的阅读方法,而是以伦理学的视角来阐释这个文本:把事件1 母亲生病和事件2 五兄弟设计捉雷公进行组合,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新的文本:“母亲生病已久,不见好转,子女找世界上一切的美味佳肴,让母亲享用。因母亲无意识的一句话,子女设法满足母亲的愿望”。这个文本的叙事结构为:母亲即将离开尘世,子女捉拿雷公满足母亲的心愿。在选择轴上^①这里的“母亲”可以换成其他人,如父亲、祖母、祖父等凡是晚辈应该孝敬的对象。“子女”可以换为任何晚辈。这个叙事结构可以重新表述为:长辈即将离开尘世,晚辈设法满足长辈的愿望当然。

神话中，通常用借代手法，这里的母亲是借代关系，代替的是“长辈”这个概念。在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时代，“母亲”这一概念，并非我们现代语言中所指的母亲，“母亲”这一概念的外延比当今语言中“母亲”的概念要大得多，因此，有必要准确地理解“母亲”这一涵义。我们理解“母亲”时，必须把它放在神话语言中来理解。^②其实，在阅读神话时，我们就在充当翻译者的角色，神话文本中的语言的所指，我们必须用现在语言进行一次转换表达。这样才能表达神话语言中的所指。根据语言学中的词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可以说母亲是对长辈的所指。这里的“雷公”其实并非是神，而是一种很难办到的愿望的象征。越是很难办的事情，那么就越能考验晚辈的孝心。因此，从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土家先民对尚孝美德的追求。

当然，这只是从这个神话文本中事件 1 和事件 2 的组合而得到的第一个土家族人的传统美德。下面将神话文本中的事件 2 和事件 3 进行组合，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新的文本：“五兄弟把三十六石斗黄豆洒在地上，假装用脚在黄豆上碾来碾去，雷公被骗下凡，拿起扁斧劈这几个兄弟，雷公上当被捉”。这个文本的结构表现为：人类糟蹋粮食触犯天威，上天派神下凡惩罚人类。这里的“五兄弟”不能理解为一个家庭中的五个兄弟，他们所指的是整个人类，这从后面玉帝涨七天大水惩罚人间可以得到理解。如果只是“五兄弟犯罪”，又何必殃及整个人类？神是明智的，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只会惩罚五个兄弟就行。理解这个文本的关键是引起雷公下凡的缘由，即“把三十六石斗黄豆洒在地上”。雷公认为这些人是因不知天日，因此下凡惩罚这些人，真正触犯天神的是“用脚踩黄豆”。“黄豆”在这里是粮食的象征，“用脚踩黄豆”这一行为从语言层面上来看，是糟蹋粮食，然而从叙事层面上看是不尊重劳动的批判。其实，这里“用脚踩黄豆”表达的观念与我们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表达的观念是一样的，好好珍惜粮食，尊重劳动。换言之，土家族先民是崇尚劳动，珍惜粮食的。

把神话中的事件 3 “雷公被补所和雍妮所救”事件 4 “雷公上天延咒玉帝”、“玉帝涨七天大水淹没人类”，“事件 5 补所和雍妮被救”从文本中提出，构件一个新的事件序列，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故事文本：“雷公下凡惩罚糟蹋粮食的几个兄弟，险些被兄弟捉拿而丢掉性命，雷公回到天庭，向玉帝奏明此事，玉帝大发龙威，认为尘世间太坏，因此涨七天大水，消灭罪恶的人类。基于雷公被善良的补所和雍妮所救，因此准奏天神墨巴洛里，即回报雍妮和补所的搭救之恩。”此故事的文本结构是：五兄弟捉拿雷公，险些丧生；雍妮补所释放雷公，雷公获救，回到天庭，奏明玉帝，玉帝涨七天大水，雍妮和补所被救。这离呈现出一个结构：

释放雷公

雍妮和补所被救

（善行）

（报恩）

从这个文本结构表达了土家族人一种美德，即感恩。感恩这一观念对现人来讲，很多人是赞赏的，土家族的先民对“感恩”崇尚是通过事件“雷公被补所和雍妮所救”事件 4 “雷公上天延咒玉帝”、“玉帝涨七天大水淹没人类”，“事件 5 补所和雍妮被救”序列表现出来的。

把事件 6 兄妹成亲和事件 7 善良人类出现在大地上从文本中提出，组成新的一个序列。叙事学认为，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件序列，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事件下面有很多亚事件，亚事件也具有构成意义序列的功能。本文的事件 6 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事件 6 是由亚事件 A、天神墨巴洛里劝兄妹成亲；B、两兄妹拒婚；C、三次神启；合扇磨、合劈竹、合烟柱、反

方向而行两相遇；D、兄妹成亲。把这几个亚事件组合起来，这个事件序列的内容为：“上帝涨七天大水淹没了整个人类，因为雍妮和补所的善举而被保留下来，面对荒无人烟、冷冷清清的世界，神墨巴洛里变为媒人劝兄妹成亲，重新繁衍人类。两兄妹在伦理道德规范的束缚下拒绝成婚，但在考虑到人类的繁衍，他俩最后否定了伦理道德规范，成了婚。人类得到了繁衍。”从这个事件的序列结构来看，它表现出这样一个结构，即墨巴洛里神促婚——兄妹拒婚——兄妹成婚。很多文化对性的规范都很严格，土家族文化也不例外，兄妹进行性行为，为很多文化所不允许。从这个序列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人对一种观念的重视，即人类的繁衍，或者说人类的生存。两兄妹为了人类繁衍，超越了伦理道德规范而成了婚。从深层意义上来讲，这个事件序列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的生存是超越任何道德规范的。这与汉文化相符合，即“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只不过是土家族用神话表现了这一观念。很多神话学研究者解释为什么一场大洪水之后，只留下两兄妹、父子和女儿一直都没有找到答案。如果从伦理学角度，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不管是两兄妹，还是父亲和女儿，无外乎都是把人物置于伦理困境之中，然而在解决伦理规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矛盾时，或者生存与规范冲突的时，先民选择了前者，这是人类对道德规范的超越。在这个事件序列中，扇磨、劈竹、烟柱等意象，是一种伦理规范的象征。从意象的选择，也无不体现了从重到轻的一个序列。这体现了人对道德规范的否定和超越的过程。规范最初像石磨一样的沉重，最后变得如同轻烟一样轻，整个过程体现了土家族人对道德规范超越的艰难。

把神话中的事件 3 “雍妮和补所救雷公”、事件 4 “玉帝涨七天大水淹没人类”、事件 6 “雍妮和补所成婚”、和事件 7 “世界上善良人类的出现”从文本中提出来，可以建构这样一个文本：“尘世间的人类太坏，玉帝通过一场洪水，将丑恶的人类淹没，最后只留下两个善良的人，即雍妮和补所。在墨巴洛里神的帮助下，这俩个善良人成了婚，人类得到了彻底改变，即世上不存在恶人，世上都是善良的人。”从这个新的事件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构，即善良人种---善良人类，该结构表达了土家人以下几个观念：1.土家族人性观：人性是善恶并存的。在这个世界上，善人和恶人并存，人的善恶是基于人种的关系。在这则神话里，人性是可以遗传的，由于恶人存在于世上，所以才会出现土家族人希望通过借助玉帝的力量消灭这些恶人；2.表达了土家族人对一种秩序的追求，即人人为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善良人。人类对这种秩序的追求至今也并没有放弃。这种追求的实现在本文本中主要是借助于神的力量改造人类，通过换人种来使世界上的人成为善良之人。而当今这种秩序追求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来改造人类。这两种方式只不过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人性观而已。不管怎么说，土家族通过虚构的世界展现出一种对现实世界“可能性的”一种建构。这是土家族人精神的一种展示。这也证明了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的一个命题：人是一个符号的动物，人通过科学、语言、艺术、神话等符号构筑一种精神世界。通过这一神话文本的研究，我们还发现这个神话文本是土家族人对“大写的人”的一种理解形式。借助于文本，土家族人认识到了自身。通过进入土家族的神话文本，我们走进了土家族人对大写“自我”的描绘之中。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这一神话，“娘生病——五兄弟设计捉雷公——雷公被雍妮和补所救——玉帝涨七天大水——墨巴洛里促婚——兄妹成婚——善良人类出现”无不被一个主题所支配，即世界上只有善良人类出现，人人为善的追求之中。这个事件序列表达了土家族先民的一个美德，即崇善。

在费夫尔看来，当今的道德处于非道德化的状况之中。他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这样写到“在以前绝对把握，毫无疑问的地方，现在我们感到迷茫，身处困境...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生活，不但丧失了道德规范，也失去了幸福之源。”^③这就是当今人类道德生活的状况。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太过于轻信理性了，以至于到达了偏执地步。随着技术不断的突破，人类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和方便时，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逐渐被理性完全所控制。理性的功用在于人类的实践中有着自己的边界。超越其自己的边界，必将带来混乱和毁坏。纳粹种族科学理论就是“高度理性”的产物。人类日常生活不仅受理性的指导，而

且还应该受到情感的指导。当理性进入情感指导的领域，那么人类就无法过着道德的生活。随着计算理性和效率观侵袭当今的道德规范，很多规范都已变成一些空壳。为了克服这一道德困境，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伦理研究》一书中认为，为了重建当今的伦理道德秩序，辨识和描述已存在过的道德将成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换言之，新道德秩序的建立是基于传统道德秩序的基础上的。新道德的形成不可能与过去的传统道德秩序完全的决裂。对土家族传统美德的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辨识和描述已存在过的道德’，旨在构建当今中国的新道德秩序。这只是本论文研究的期待。从土家族神话中研究传统美德，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现实的研究离本文的期待差距甚远。

从土家族神话发掘传统美德，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结尾的结尾。土家族神话众多，不可能所有的神话都涵括在这篇论文中。这只能算是探讨土家族传统美德的一个开始。

注 释:

①索绪尔认为，语言活动是沿着两条轴线运动：组合轴和选择轴。前者是指信息按照水平方向运动，将词语按一定的顺序集合成句子。后者指信息同时展开垂直方向运动从大脑库中择去合适的词，称为选择轴

②“翻译者在为两种不同语言翻译时，翻译不能曲解、僵化所指的意义，相反这种意义应当被保持下来，但由于这种意义应当放在新的语言世界中被理解”。[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的特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96.

③[英]R.W 费夫尔.西方文化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8.

参考文献:

[1]曲春学.穿越故事和话语的叙事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2000(9).

[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美]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刘能朴.梯玛[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附

天地公，天地母

世界许多民族中，几乎都有洪水毁灭人类的传说，而土家族的诺亚方舟上却是一对同母所生的嫡亲兄妹。哥哥叫补所，妹妹叫雍妮，他俩还有五个哥哥，老大叫齐力大哥，老二叫蛮力二哥，老三叫铜汉三哥，老四叫铁汉四哥，老五叫鸭客五哥。五个哥哥都有本事，上天入地犹如走园圃，逮只老虎，像捉只小猫一样容易。别看他们蛮里蛮气，但对母亲特别孝敬。娘害了三年零六个月病，五个儿子把天脚下四什么好吃的都找来让娘吃了，娘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儿子们很担心，问娘：“娘爱吃么子？”娘知道自己不行了，心里不耐烦地信口说了一句，“我想吃雷公肉”。哪知五个蛮儿子竟然把娘这句不经意的话当真了，几个人叽叽咕咕商量要把雷公捉来让娘吃。他们准备好铁笼子、铁链子，又把三石六斗黄豆撒在门口坪坝里，几弟兄嘻嘻哈哈地用脚在黄豆上碾来碾去，设计引诱雷公下来。雷公果然上当了，他看见凡间有人脚踩手碾地

糟蹋粮食，便喇地飞下来，拿起扁斧要劈这几个天日不知的人。哪知一落下地，一双脚踩在圆溜溜的黄豆子上，“哗啦”一下，翻天一跤，跌倒在地。五弟兄七手八脚的把雷公用铁链捆了，用铁笼关了。叫补所、雍妮守在笼子边，叮嘱么弟和么妹不要大意，不要给雷公送东西吃。五个哥哥高高兴兴地给娘报信去了，准备好柴火，熬雷公肉给娘吃。

雷公被牢牢地锁在铁笼子里，伤心地哭了，他对补所说：“阿科毕（土家语，即小弟弟），请给我送个火罗，我想吃一支烟”。补所说：“哥哥交结了，不准送。”雷公又对雍妮说：“阿打毕（土家语，即小妹妹），请给我送点水，我口渴了。”雍妮说：“哥哥交结了，不准送。”雷公见补所和雍妮生得善模善样的，便假装伤心地哭。兄妹俩心软，哥哥把火挪来，妹妹把水舀来了。哪知道水火到了雷公手里便成了宝贝。因为水属阴，火属阳，阴阳相合便生雷电。只听得哗的一声，雷炸响了，铁笼劈破了，铁链熔断了，雷公飞走了，补所、雍妮吓得目瞪口呆。

雷公回到天上，将此事奏禀玉皇大帝，玉帝听了大怒，要涨齐天大水惩罚人间。天神墨巴洛里奏道：“有捉雷公的也有放的雷公的，仇要报，恩也要报。”玉皇大帝准奏，便派他与墨巴洛里安排报恩的事。天神墨巴洛里便叫喜鹊仙子下凡给兄妹送颗葫芦种子去。喜鹊仙子衔着葫芦种子一翅飞下来，落在雍妮肩膀上，雍妮感到稀奇，伸出左手亲切地召它下来，“啵”，喜鹊衔的那颗葫芦种子正好落在她的掌心里。喜鹊讲话了，它用人语说：“你俩把它种在园圃里吧，它会帮助你们渡过劫难的。”说完就飞走了。补所、雍妮按喜鹊讲的话做了，第一天来看种子发芽了，第二天来看长叶子了，第三天来看牵藤藤了，第四天来看开花花了，第五天来看结果了，第六天来看果果有鼎罐大了，第七天来看果果有三粗四抱大了。还开了个洞孔，里面空悄悄，只见金光一闪一闪的。原来，天神墨巴洛里已派老鼠仙连夜把瓜内的瓢儿全部吃空了，兄妹俩好奇地钻了进去，受天神墨巴洛里派遣的乌龟精早已守候在外，等兄妹俩一钻进去，它就用扎子将洞孔塞了，用石灰糊了，用桐油封了。兄妹俩在里面只听到雷声轰隆隆响，齐天大水涨起来了，兄妹俩坐在葫芦船里漂呀漂，只觉得天变成了地，地变成天了。就这样漂了七天七夜，雨才停下来，葫芦船搁在天王望界上。天神墨巴洛里叫乌龟把塞子取了，兄妹俩走出葫芦船，往右边一看没有人烟了；往右边一看，没有人影了；寨子上鸡没叫了，乌鸦叫了，狗没吠了，鹿子饿得叫了。兄妹俩想念娘，想念五个哥哥，不知他们被洪水冲到哪里去了，想到亲人，他俩格外伤心，泪水哭干了，喉咙哭哑了，天神墨巴洛里装个“施义头嘎”（土家语，即媒人）走来，劝兄妹俩莫哭了，他捋着白胡子笑笑眯眯对他俩说：“现在世上没有人烟了，就留下你俩做人种，你俩成亲吧。”兄妹俩一听这话，心里又气又恼又恨，说：“人家吊颈你打秋，我们是一母所生的兄妹，怎么能够结婚呢？”天神墨巴洛里说：“你们是天老爷留下来的善良人种，为了人种繁衍，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你们快成亲吧。”听了这话，哥哥脸羞红了，妹妹脸发烧了，不管天神墨巴洛里怎么说，兄妹俩就是不肯。于是，天神墨巴洛里想了几个怪主意，他先叫兄妹俩把一副石磨从山上滚下去，如果两扇磨子合在一起了，你俩就结婚吧。补所和雍妮一想，这根本不可能合在一起，于是他俩各自从不同的方向把磨子滚下去了，哪知这两扇石磨滚呀滚，竟然一东一西地合在一起了，还扣得紧梆梆的。兄妹俩还是不干，天神墨巴洛里又叫他俩劈竹子：“你们把这根竹子劈开吧，如果劈开的竹子又合拢去了，你们就成亲吧。”兄妹二人心想：“劈开的竹子怎么能够再合拢去呢？”于是用刀把竹子劈成两半，左边甩一块，右边甩一块，那知道这两块相隔好远的破竹子竟然“叭”的一下又合拢去了，连一丝破缝都看不到，硬是原合原样。兄妹俩还是不干，天神墨巴洛里又叫他们烧烟子。妹妹在左边坳上烧堆火，哥哥在右边坳上烧堆火，如果两堆火的烟子绞在一起了，你们就成亲吧。兄妹二人心想：“两堆火隔山隔坳，烟子怎么会绞在一起呢？”于是他们照天神墨巴洛里讲的做了。那知道火一燃起来，两根烟柱，腾然而起，象两条乌龙相向而行，在半空中绞在一起，紧紧地合成一股了。天神墨巴洛里笑眯眯地说：“现在可以成亲了吧？”兄妹俩还是不肯，天神墨巴洛里说：“好好好，我们再来一次。这样吧，你兄妹俩绕着这天王界跑，如果跑在一起了，两手相捏了，两眼相望了，你们就成亲吧。”为了避免相碰，二人相背而行，跑呀跑，不知绕了多少弯弯，走了多少岔路，跑去跑来兄妹俩又跑在一起了，二人碰面了，哥哥见妹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心痛啊，便捏着

妹妹的手想安慰几句，于是，两手相捏了，两眼相望了，想到墨巴洛里刚才说的话，两人都害羞地低下了头。墨巴洛里得意地说：“这下推不了吧！”雍妮说：“兄妹成亲，无脸见人，无脸见天了”。天神墨巴洛里说：“不要紧不要紧，我送你们一笼帐子，睡在帐子不就看不到天了吗？我再送新娘一根头帕，用头帕蒙起来，不就看不见人了吗？”从此，土家人结婚，就兴挂帐，包蒙头帕了。在迎娶那天，帐子必须由未婚童子即土家人说的“红花儿”来搬，并且要跑在迎亲队伍最前面，以便让新娘先入洞房前，就把帐子挂好，把铺开好。这是后话。

且说补所、雍妮结婚后，一日三、三日九，雍妮怀胎三年零六个月，这天临盆分娩了。哪知生下来的是一个无脚无手，没有鼻子没有眼睛的肉坨坨。兄妹俩好恼啊，这时墨巴洛里来了，告诉兄妹俩：“这是聪明善良的人种哩，你们用刀子把血球剁成碎块吧，合着泥土撒出去，便有了土家；合着青草撒出去，便有了苗家；合着砂子撒出去，便有了客家（这里的客家是指客籍人，即汉人）。于是他们按照天神墨巴洛里说的做了，果然四面八方都热闹起来。他俩朝近处一看，土家人象蜂子朝王一样闹轰轰；朝远处望去，苗家、客家人像一群群蚂蚁一样在蠕动。土脚下有人有世界了，有田有土有炊烟了。为了纪念这两位重续人种，再造乾坤的远古祖先，土家人把补所、雍妮奉为天地公、天地母。让祖先与天地齐，足见土家人崇祖意识之强烈。¹

On Tujia Minority' traditional Moral:from Myths Text of Tujia Minority

Yi-lianyun¹ Li-yujun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637007;China)

Abstract: Myths are one of important parts of one nationality cultures, a window which shows the spirits of a nationality and an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morals of one nationality. Through narration of myths, ancient people do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yself'、constructing of existence of being and learning of relation between persons. This essay studied the texts of Tujia minority (TIAN DI GONG and TIAN DI MU)depending on Interpretationology、Narratology、Textology、Mythology、Ethics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myth of TIAN DI GONG and TIAN DI MU (the Mother of Sky and Father of Earth) ,Tujia people express that they once considered filial piety, thanksgiving action, being kindness as their morals.

Keywords: Tujia; myth; tradional morals

收稿日期: 2007-10-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招标课题

作者简介: 易连云,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芋均, 川北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¹该神话来自刘能朴整理。